

China Short Story 2008

中国小说学会 主编

洪治纲 编选

2008

# 中国短篇小说年选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 迟子建 ◇ 一坛猪油  
范小青 ◇ 厨师履历  
裘山山 ◇ 脚背  
姚鄂梅 ◇ 秘密通道  
红 柯 ◇ 老锄头  
陈旭红 ◇ 人间欢乐  
朱三坡 ◇ 陪夜的女人  
张惠雯 ◇ 末日的爱情  
张玉清 ◇ 安全  
李 浩 ◇ 飞过上空的天使  
张 卓 ◇ 不能剪头发的女孩  
乔 叶 ◇ 最后的爆米花





## 编选者简介

洪治纲，男，1965年10月出生于安徽省东至县。文学博士，一级作家，教授，目前供职于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

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等刊物发表论文及评论200余万字，出版有《守望先锋》、《余华评传》、《无边的迁徙》等个人专著多部，以及《国学大师经典文存》、《最新争议小说选》等个人编著25部。

曾获首届全国“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当代作家评论》和《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第四届全国鲁迅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小说学会常务理事。

**2008中国短篇小说年选**  
**China Short Story 2008**

China Short Story 2008

中国小说学会 主编

洪治纲 编选

2008

# 中国短篇小说年选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8 中国短篇小说年选 / 中国小说学会主编; 洪治纲  
编选.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9. 1  
(花城年选系列)  
ISBN 978-7-5360-5537-7

I. 2… II. ①中…②洪…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4821 号

责任编辑: 温文认 林 菁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平面设计: 苏家杰

---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9 1 插页

字 数 390,000 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册

定 价 40.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 目录

洪治纲	◇ 序	1
迟子建	◇ 一坛猪油	1
范小青	◇ 厨师履历	15
裘山山	◇ 脚背	25
姚鄂梅	◇ 秘密通道	30
红 柯	◇ 老辮头	45
陈旭红	◇ 人间欢乐	54
朱山坡	◇ 陪夜的女人	64
张惠雯	◇ 末日的爱情	78
张玉清	◇ 安全	87
李 浩	◇ 飞过上空的天使	103
张 卓	◇ 不能剪头发的女孩	115
乔 叶	◇ 最后的爆米花	120
金仁顺	◇ 千秋椅	132
方格子	◇ 像鞋一样的爱情	141
余岱宗	◇ 第三人称	149
于晓威	◇ 勾引家日记	159
王 手	◇ 照片	170
陈昌平	◇ 纯洁	175
盛可以	◇ 缺乏经验的世界	182
高 君	◇ 阳台	191
须一瓜	◇ 灶上还有绿豆羊肉汤	203
吴 君	◇ 二区到六区	215

---

施 雨	◇ 你不合我的口味 .....	227
陈启文	◇ 传说中的老鳖 .....	236
晓 苏	◇ 麦芽糖 .....	244
王安忆	◇ 黑弄堂 .....	253
徐则臣	◇ 南方和枪 .....	265
康 桥	◇ 万物皆有漂亮的后背 .....	273

# 序

---

洪治纲

洪治纲·序

多少年来，我们在谈论短篇小说的时候，总是念念不忘叙事技巧。短篇就是一种技巧的运动，这几乎成为一种公理。美国作家艾萨克·辛格就曾说过：“在长篇故事中，一个才能较差的人有时就只是通过堆砌大量事实也能成功。但是在短篇小说中，写作必须是巧妙高明的，否则它将一文不值。”林斤澜先生则更进一步地指出：“语言上头，长篇和短篇分不出来。分别，其实就在结构上。”无论是大到技巧方面，还是小到结构方面，对于短篇来说，都是艺术核心之所在，也可视为短篇创作的“叙事密码”。

但是，一切艺术的美妙之处又在于它的独创性，在于它的非因循守旧。这又从另一个角度告诉人们，短篇虽然注重叙事技术，但这种技术并无什么特别的规律或模式，“卡夫卡的小说十分简洁，梦幻般地不可捉摸；亨利·詹姆斯的小说结构严密，态度超然，情节展开缓慢……海明威的小说对话变化甚少：它们都可以被看作短篇小说，但相互间差别甚殊。”乔伊斯·欧茨的这番话或许已清楚地说明了这一问题。因此，对短篇小说而言，若从理论上进行有效的归纳，几乎很难做到全面和科学。记得苏童就曾说过类似的话：我们总是在不厌其烦地对它说三道四，但最后发现，我们其实都是在“盲人摸象”——要么

抓住了腿，要么抓住了鼻子，要么抓住了尾巴，至于它的整体，无人知晓。

惟因如此，面对短篇小说，品味和欣赏可能比理性的归纳更有意义。记得去年，我曾雄心勃勃地试图对它进行“类型”意义上的探讨，如今想来，这种思考多少有些舍本逐末。在很多时候，好的短篇就像一幅优秀的绘画，可以尽情地玩味，却很难用几句话击穿它的内在意蕴。所以，面对2008年的短篇创作，我更多地选择了品味和赏析，就像阿尔卑斯山下的那句名言：慢慢地走，欣赏啊。

## —

从整体上看，2008年的短篇小说发表数量并没有减少，但质量依然不尽人意。最让人感伤的是：粗糙。创作主体的理念过于突出，未能很好的融入叙述之中，达到羚羊挂角之境。结构安排疏散，叙事的随意性四处可见，很难看到作家精心营构的思维。叙述语调凌乱，常常颠覆了人物的文化心理和精神视野，用沈从文的话说，就是不够“贴”。当然，也有一些短篇，故事很好看，一路读下来，颇有曲径通幽之感，而当你真正抵达了幽深之处，却又发现没有多少“意味”可言。像麦家的《八大时间》、龙仁青的《一双泥靴的婚礼》、昇愚的《钥匙》和叶舟的《萨达姆之死》、鲁敏的《离歌》都颇有思考，但细究之下，仍然感到一些关键性情节处理得过于草率，从而动摇了叙事内在的说服力。我想，这些倾向，其实都是“粗糙”惹的祸——如果作家不急于下笔，而让它们在内心里长久地做一些盘旋，甚至在每一个细微处再做些更细密的思考，或许情况会有所改观。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想否定中国作家一年来的短篇创作实绩。实际上，优秀的短篇也的确存在，只不过，与短篇的整体数量相比，显得颇为稀少。而况，作品的好与不好，也是见仁见智。就我个人的欣赏趣味而言，在充分关注叙事技巧的同时，我同样也念念不忘它们的“意味”——虚实之间、缓急之间、轻重之间，甚至在某些意象的肌理之中，究竟有哪些耐人寻味的意蕴，有哪些旷邈的怀想或幽深的思考，又凸现了怎样一种主体的情怀。

带着这样的心境去阅读，在2008年的短篇小说中，我读到了迟子建的《一坛猪油》、范小青的《厨师履历》、裘山山的《脚背》、姚鄂梅的《秘密通道》、红柯的《老锄头》、陈旭红的《人间欢乐》、朱山坡的《陪夜的女人》等一批值得回味的作品。在这些作品的背后，都隐含了创作主体极为纯正的情感伦理，或者说，渗透了一种极为纯朴的俗世之心。他们摒弃了知识分子惯常操弄的道德化视点，将深厚的人伦情怀自然而然地浸润在人物的精神深处，使那些看似温和的叙事之中饱含着各种内在的情感张力。像《一坛猪油》，读起来有些芜杂之感，但读完之后方觉意味深广。作者通过一种从容不迫的叙述，演绎了数个人物绵延数十年的内心波折，其中既有物质匮乏时代的辛酸和无奈，又有底层家庭的自足和温暖；既有屠夫对“我”的关心和好感，又有崔大林的

贪念和自责。它将传统的道德伦理埋藏在人物的内心深处，借助漫长的时光一步步地淘洗出来。在那里，一枚戒指是一颗真诚的心，也是一种道德的符号，它曲曲折折地勾连了“我”和几个家庭的关系，使叙述的枝蔓四通八达并且漫不经心。这是一种成熟作家举重若轻的魅力，显示了迟子建异常稳健的叙事能力。《厨师履历》也同样举重若轻地展示了一个内心异常强悍的乡村女性。从一个婚宴上受辱的女孩，变成“巧金蹄膀王”老板，范小青不动声色地演绎了王巧金这个女性极为丰富的个性品质：她爱面子但谙熟人情，倔强坚韧但不偏执，接受命运但不甘于现状，有眼光有胆识但不霸道张扬……所有这些，成就了她的“厨师履历”，也成就了她的精神人格，更彰显了中国乡村女性柔韧执着、善解人意和勤劳质朴的人性本质。

裘山山的《脚背》再现了底层平民极为纯洁的人性，洋溢着一种特有的温暖。不过，她动用了一种欲扬先抑的手段，让富足而又精明的严立成夫妻经历了一场灵魂的洗礼——当那位被压伤脚背的小个子男人一步步地提出各种要求时，严立成凭借自己的惯常思维和现实经验，认定自己遇上了一个讹诈者；而当一切都豁然开朗，严立成夫妇又觉得它不可思议。在纯朴和善良面前，我们已经被严重污染的心灵，似乎也因此受了一次道德上的谴责。姚鄂梅的《秘密通道》也叙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而且作者也是从“戒备”入手，缓缓地打开了许多人性的空间。老韩在新房装修完毕的那天晚上，电工李元成因为忘了工具包，在深夜回老韩家取包的途中遭遇车祸身亡，不久李元成的妻子又频繁到老韩家来寻找那只工具包。于是，这只工具包迅速演变成一个集聚了道德、责任、亲情等多重内涵的伦理符号，而老韩和李元成的妻子围绕着这只工具包，也开始了各自漫长的心理挣扎。这里，重要的不是老韩的为人如何，而是一个小市民在卷入这场责任与道义的漩涡之中所经受的种种“折磨”，以及最后的自我省悟。

红柯的《老镢头》里，老贺频繁地到村里各家“借用”镢头等农具，而且借而不还，但乡邻们却不太在意，这似乎有悖于乡间伦理。由此，作者让一个少不更事的学生娃来一步步地揭穿真相，而在秘而不宣的乡间伦理之中，暧昧的真相不可能获得呈现，一直到多少年之间，当学生娃也成家立业之时，才明白了老贺的内心世界——它隐含了某种心理补偿机制，又折射了老贺对男人尊严的守护，更重要的是，老贺居然在这种伦理化的境域之中活得比谁都好。陈旭红的《人间欢乐》以一个智障的流浪汉小乙在金鸡镇上寄住的过程，巧妙地凸现了底层现实的文化伦理——它有关爱弱者的自然本性，亦有乖张狡黠的自私欲求。当年关临近之际，人们毅然将小乙和怀孕的花姑娘赶出了唯一可以栖身的社庙，致使花姑娘流产。而当他们第二年重返金鸡镇，人们又主动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栖身之所。在众人的眼里，小乙和花姑娘无疑很“苦”；而在这对智障者的生活里，他们却比那些健全人更懂得爱和关怀。有趣的是，作者并没有故意夸大这种人“苦”心不“苦”与人不“苦”心“苦”之间的冲突，而是通过一种伦理化的情感作为依托，使沉默多年的小乙终于在月圆之夜唱出了

“……夜静犹闻人笑语，到底人间欢乐多……”朱山坡的《陪夜的女人》同样叙述了一个令人感伤的故事。那个没有名字的女人，受邀去给一个临终的老人陪夜，虽然她为小镇的人们带来了无数安稳的夜晚，却又不时地遭受小镇女人们流言的伤害。她忍着丈夫和儿子生病的艰难，在世俗伦理与家庭重负之间无声无息地抗争，并以顽强的韧性将老人送到了人生的终点，而她自己却笨拙地驾着那条小船，消失在茫茫的江面上，继续去面对艰难的生存。

在这些小说中，作者都没有刻意去彰显某种道德化的情感倾向，只是以质朴的话语游走于庸常生活之中，并深入到世俗伦理的肌理之中，缓缓地剥开各种人性的品质，凸现了那些卑微生命的高贵与纯朴，显示出创作主体异常纯正的审美趣味。

## 二

众所周知，小说不只是对现实生活的写照，还必须借助作家强劲的虚构能力，对人类可能性的生活作出反映。当然，这种“可能性”并不仅仅是对志人志怪的猎奇式想象，也不仅仅是对各种荒诞不经的生存的虚拟性演绎，它同样包含了作家对人类生存本质的理解，也检视着作家艺术洞察力的有效性。余华曾说过：“差不多每一个民族都虚构了一个天上的世界，这个天上的世界与自己所处的人间生活遥相呼应，或者说是在人们自身的生活经验里，想象出来的一个天上世界。西方的神祇们和东方的神仙们虽然上天入地呼风唤雨，好像无所不能，因为他们诞生于人间的想象，所以他们充分表达了人间的欲望和情感，比如喜好美食，讲究穿戴等等，他们不愁吃不愁穿，个个都像大款，同时名利双收，个个都是名人。人间有公道，天上就有正义；人间有爱情，天上就有情爱；人间有尔虞我诈，天上不乏争权夺利；人间有偷情通奸，天上不乏好色之徒……”这里，余华虽然谈的是艺术想象的问题，其实也触及到了作家对人类“可能性”生存的叙事思维，即，一种建立在坚实的现实逻辑基础之上的洞察力。

正因如此，对人类“可能性”生活的叙述，虽然是现代小说作家们一直迷恋的审美取向，但是，要在创作中真正地获得较为圆熟的艺术品质，使“可能性”获得坚实的逻辑力量，并非一件易事。就短篇小说而言，在这种审美追求中，我想首先要提及的是张惠雯。这位70后出生的青年作家，对现代文明一直有着极为敏感的体验和独特的思考。她的很多短篇，都以西方现代作家所惯用的知识分子语调，从容自如地演绎着现代文明高度发展之后的各种“可能性”的生存景象。在2008年里，我先后读到了她的《末日的爱情》、《书的故事》以及《月圆之夜》等。尤其是《末日的爱情》，作者在一种瑰丽的想象中，再一次对高速发展的现代文明提出了尖锐的质疑：随着社会的极速发展，人类已不再受到时间的约束，生命被无限延长和无限满足，“痛苦、失望、忧郁、愤怒、狂喜、幸福……那些词儿对我们来说既多余又生疏。我们被无止境地满

足了，从不失望，也不可能狂喜。”“爱情到处都是，像草和阳光一样。”在这样的环境里，永生的人类已经无法回想曾经的往事和线性时间里的自然万物，而只想着自我的满足。然而，随着“我”与一个女人的交往，尤其是在女人一次次的引导之下，我开始“对于世界、过去和记忆也许了解更多了”，于是，“我”不仅慢慢地体验到了爱的执着、思念、忧伤、微笑、啜泣，还对“末日”和“死亡”有了一些似懂非懂的感知。很多年之后，一次漫长的暴雨终于应验了女人的预言：天空的穹顶确实破了，而女人却真正地走向了死亡。在小说中，作者以一种呓语般的叙事，为我们预演了一个终极世界的自足景象，同时又表明了这种终极世界是以丧失人类情感的丰富和生命的妖娆为代价的。

张玉清的《安全》同样也是一篇预设性的寓言小说，但更多地带有黑色幽默的意味。昆虫标本采集者布鲁诺在丛林中意外地看到了国家元首癫痫病发作，由此将被处以死亡。有趣的是，他是为了确保“国家机密”不被外泄而死，是为国家献身的人，而不是国家的敌人，所以国家可以动用一切力量满足他的生前愿望。于是，他生前不能解决的种种难题都一一得到妥善解决，包括他内心深处一直耿耿于怀的处女情结。布鲁诺死了，他似乎“死得其所”，而在这个生命消失的背后，我们又分明地看到集权内部的、具有某种伦理化意味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李浩的《飞过上空的天使》也具有类似的审美蕴意。一位市民的一次偶然的滑翔实验，被人们视为天使飞过了城市的上空。于是，无论是市民还是领导，开始动用一切信息和商业时代的思维进入疯狂的想象，话语权、城市知名度、利益盘算……所有与个人和集体利益相关的空间被迅速拓展出来，而真相却成为人们不断回避的存在。它非常巧妙地隐喻了我们这个物质时代的精神镜像，同时也对“天使”的寓意构成了一种绝妙的反讽。张卓的《不能剪头发的女孩》也是如此。少女K的特殊疾病原本是属于她个人的命运，或者说，只是她作为生命存在所遭受的特殊的、不幸，但是，在公众化的伦理境域中，她时而因此蒙羞，时而因此获福。其中所隐含的主体思考，不只是个体生命意愿丧失的问题，还有庸常的现实伦理对奇事与疾病的颠覆性解构，因为在K的命运中，她的不幸只是人们满足消费时代畸形心理的一个道具。康桥的《万物皆有漂亮的后背》则将乡村文化中的神秘气息与生命的灵性质地演绎得异常饱满。从杀牛到弄鱼，康东和黄家龙这两个少年在无拘无束的乡村生活里，或见证或打开了各种匪夷所思的生存秘象，为那个荒谬的时代提供了一种反荒谬的现实伦理——它充满了奇异的特质，却使人于万物在灵魂上达成了默契。

于晓威的《勾引家日记》、王手的《照片》、陈昌平的《纯洁》等，虽然没有采用过多的怪诞情节作为叙事的载体，但是，它们都是以暧昧作为故事的内驱力，精细地演绎了男女之间有关信任、爱欲等心理情感在“可能性”上的微妙纠缠。其中，《勾引家日记》非常巧妙地让丈夫方唐从游戏开始，最后却以妻子楚夏的智慧让游戏温暖地结束。方唐每次出差都有一些小小的纪念品，这构成了他们夫妻之间分享意外收获的生活乐趣，但方唐显然并不想只满足于这

种小小的乐趣，于是，他利用一次开会所发的纪念品——手机卡，以陌生人的身份开始有意无意地勾引自己的妻子楚夏，当然也是为了考验楚夏。而人性的微妙之处也因此被缓缓打开——方唐愈是勾引不成功，其勾引的欲望却愈强；而当楚夏真的决定应邀赴约之后，方唐则又显得惶惶不安，甚至不知道如何收场。好在楚夏是一个异常聪慧的女子，她给了方唐一个柔软的台阶，同时也警告了方唐——不是一切都可以游戏。《照片》的暧昧则取决于一次旅游的照片，照片中的人都成双成对，唯独柯依娜与另一个男人成了孤立的人，这让她的丈夫颇为不满。在这场情感危机之中，柯依娜总算在女友李回真的相助之下成功化解，可是，朋友们在赞赏李回真充满智慧的头脑时，却意外地得知李回真离婚了。其实，李回真是否聪明已并不重要，作者所要表达的是现代婚姻内部的情感博弈——它与智慧相比，或许真诚和信任更有持久力。《纯洁》同样也是讲述了一个暧昧的故事。一对曾经是上下级关系且彼此颇有好感的男女，若干年之后再度相聚，而且是一场“为了告别的聚会”。在这种充满暧昧、迷离的情境中，男人开始了各种本能性的遐想，而当他终于意识到道德律令的潜在规约之后，便果断地让女方叫他“叔叔”，这时，“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就像一间刚刚清扫干净的房间，阳光通透，明亮宽敞，自己在这样的房间说话，显得格外纯洁。”暧昧是因为人们内心里总有一些难以抗拒的欲望，而当人们战胜了它们，便会感到自己立刻变得浩淼和坦荡。这就是人性，纠缠于欲望和道德深处的人性。

### 三

如果从叙事内部的人物关系入手，我们或许会发现，所谓的人物关系，其实就是小说叙事的一个重要纽带，也是确定小说叙述内驱力和叙事质地的一个重要指标。所谓“化腐朽为神奇”，很多时候就是取决于作家对人物关系的微妙营构——良好的人物关系，通常不是外在的、剧烈的对抗状态，而是一种貌似平静的、纤柔的潜流。倘若作家能够通过强劲的叙事，在那种看似平静的关系之中打开人物各自的内心运动轨迹，并往返穿梭于人物的精神内部，常常会使叙事显得轻盈丰沛，尤其是对于短篇，则会显示更加丰饶。

譬如，一向视尖锐凌厉的人物关系为叙述之推力的盛可以，似乎开始倾向于某些柔软了，《缺乏经验的世界》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这个短篇仍然选择作者惯用的人物内心化视角，精心地讲述了一个成熟女人与不谙性事的男孩之间的欲望冲突。它源于一场邂逅，因此没有任何的危险；它引爆了女人长久冷落的躯体，因此又充满了野性的掠夺之势。在这种关系的叙述中，盛可以非常精确地把握了女人的欲望心理和理性包裹的矜持，让一个遥不可及的阳光男孩，慢慢地撕开了女人隐秘却又无法言说的生存之痛——它看似生猛、果敢，带着猎豹般冲击目标的势头，实则虚弱、无奈，布满了无爱的苍凉与伤痛。心比身先老，在女人的内心中，经验以及由经验浇铸起来的人生，已成为

无法负载的生命之重。

金仁顺的《秋千椅》同样沉醉于人物关系的精妙叙述。那个叫苏蓉的女孩，从采访康默到一步步身不由己地走进康默的世界，不是因为虚荣，也不是因为名利，而是一种无法清晰捕捉的“魅力”——就像她的《彼此》和《云雀》中曾经叙述的那样，这种来自成熟男人内心的魅力，犹如一块巨大的磁石，总是以无声无息的方式，吸引了少不更事的女孩对异性的迷恋。而当苏蓉真正地步入康默的世界，却又在刘强曾给予的现实幸福里幡然醒悟，并迅速回头上岸。说实在的，读这样的小说，你很难捕捉到什么深刻的意义，但在叙述的肌理之中，那种微妙的人物关系就像“秋千椅”一样荡来荡去，让人魂牵梦绕。

余岱宗的《第三人称》围绕着一对离异的夫妻，将充满了尴尬、幽怨的人物关系进行了自觉的转换。叙述人莫松作为一个怯懦无能的前夫，面对前妻小豚的婚姻生活以及女儿小提与母亲的关系，饶有意味地选择了以“他者”的身份进行想象性叙述。正是在这种更换了的角色之中，莫松发现自己卑微的身份被遮蔽，小豚的怜悯和同情可以顺利地接受，小豚的丈夫富翁的气势也让他无所畏惧，嫉妒、愤懑、失败、委屈、辛酸等等人生意绪得以舒缓地释放。这种换位式的思考，有点像阿Q的精神胜利法，却使莫松成功地摆脱了那些无法理顺的关系，也为一个怯懦无为的人找到了一种安顿人生的方式。

方格子的《像鞋一样的爱情》在表面上叙述了一次婚外的情感滑行，一次对爱情的不可遏止的冒险，但是，作者在推衍陈小纳情感出轨的过程时，却显得异常的细腻和丰饶。它由女性所钟爱的物质（鞋）入手，在直入心灵的熨帖之中，一步步地建立了某种非常微妙的情感依恋。如果说伯年陪伴着小纳游泳仅仅是一种情感的试探，那么那双由伯年赠送的“纳”牌皮鞋，则准确地击中了陈小纳那颗柔软的灵魂——它折射了一个鞋商对女人的精确把握和体贴，也生动地呈现了陈小纳对精致生活的敏感体验。因此，这篇小说在本质上表达了某种超越于情感游戏的熨帖和关怀，也展现了现代都市女人情思的繁富和微妙。施雨的《你不合我的口味》也颇有类似的意味。它着眼于“性”，却处处对准了人的情感、心灵，甚至心灵背后的文化。作者选择了一种轻逸的话语，让来自东方的茉莉和亚当斯医生、伊娃小姐之间的勾勾连连始终保持着某种“轻颤”的微妙状态，像蜜蜂振翅般的难以觉察，却又直入人物的内心深处。这种叙事显示了作者良好的艺术质感。

乔叶的《最后的爆米花》是一篇颇具智性的小说。作者借助一个非常温馨的记忆性的情节载体，在饶有趣味的叙述过程中，展现了一个父亲艰难缉凶的漫长历程。显然，乔叶的兴趣并不在于父亲如何替死去的女儿找到凶手，而在于老人在行使“父亲”这个伦理角色中的沉重与悲凉——他提前退休，让妻子搜集凶手信息，自己则选择凶手曾经干过的行当，一处一处、年复一年地守候凶手的出现。从老人的这份执着中，我们可以读出一个父亲的爱、责任和无边的伤痛。而这些丰富的意蕴，又巧妙地拥裹在“爆米花”这个充满怀旧意味的

世俗情景之中，使整个叙述洋溢着温暖的气息。徐则臣的《南方和枪》叙述了一个略带传奇的故事，同时也凸现了人们内心之爱与生存现实的对抗性冲突。这是消费时代的无奈，也是欲望时代的伤悲。高桑和青蓝之间，无疑有着心心相印的情爱，但是，在无序的生存秩序面前，他们不得不忍受着各自的内心疼痛和无奈，寻找着自己的谋生方式。高桑向往狩猎的自由和冒险，青蓝渴望家庭的安宁与稳定，但是，面对严峻的现实，他们都不得不放弃这种怀想。这种生存理想与现实伦理之间的冲突，迫使他们不得不游离于爱与性的边缘。

在人物关系的处理上，颇有意味的还有高君的《阳台》。它叙述了一个有关偷窥的故事，但充满了道德伦理的纠缠。退休老人贾百无意间发现邻居的一对青年男女将阳台改装成浴室，并且将玻璃装反了，洗澡时成了“直播”现场。面对邻家阳台的诱惑，贾百实际上处在一种偷窥和反偷窥的双重困境之中。而他的所有努力，与其说是为了偷窥别人洗澡，还不如说是为了防范老伴儿发现自己难以启齿的偷窥行为。结果是，贾百自己并没有真正地看到别人洗澡，倒是让老伴儿发现了他的全部秘密。贾百感到“人一点一点矮了下去”，这无疑显示了道德的威力，而不是老伴的威风。小说的最后，虽然一场有违日常伦理的偷窥事件，最终化解为更为远阔的眺望，而在贾百的内心，却无法轻易地褪去那份来自道德谴责的阴影。须一瓜的《灶上还有绿豆羊肉汤》虽然在情节上安排过于戏剧化了一点，但是，围绕着文小明夫妻的一场吵架，叙事由“点”的密度迅速地上升到“面”的广度，且对现代都市生活的无奈和无助进行了别有意味的反讽。

吴君的《二区到六区》是作者近年来有关深圳特区叙事的系列之一。作者似乎想通过这种系列性的创作，集中地表达特区生存中许多令人伤痛和无奈的底层生活，展示浮华的物质背后欲望的疯狂增殖和人性的荒凉。除了《二区到六区》，今年我还读到了她的《陈俊生大道》、《牛黄解毒》等，从总体上看，这些短篇在温暖的底色之中都潜藏着锐利、冷漠甚至贪婪的人性之恶，诗性的梦想与残酷的现实形成了种种无法调和的冲突。而《二区到六区》之所以更突出，就在于作者非常注重掖藏的智慧——她将人们非常熟悉的那些欲望化场景全部控制在话语的背后，而在叙述的表层则保持一种亢奋、激情、充满梦想的审美基调，使郭小改和徐森林在进入特区之后的命运变化充满了难以言说的戏剧性，也让爱情、友情等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情感关系被无声无息地肢解，甚至连自由与尊严都被悄悄地瓦解。或许，这也是特区之“特”，它可以轻松地点燃你的梦想，也可以漫不经心地毁灭你的一切。

王安忆的《黑弄堂》将笔触深入到城市弄堂的深处，极为密实地演绎了一群孩子略带放纵的成长生活。那段无人出入的黑弄堂，既是周边孩子们的冒险乐园，又是他们相互倾轧和谋合的纽带。在那里，渐渐地步入少年的“他”，不仅与二阿哥形成了权力争夺的潜在焦点，还与更小的女孩“她”通过无声的动作产生了许多微妙的冲突。这是一群生活在特殊年代和特殊环境里的孩子，他们无人管束也反抗管束，由此所形成的权力真空，使他们纵情地享受着各种

冒险的生活，甚至成为他们人生里难以割舍的一段“黑弄堂”。最后，当“他”带着更小的“她”成功地穿过黑弄堂之后，却发现一切平常如斯，而他们却已在不知不觉中开始长大。

最后，我还想提及那些有关乡村生活的短篇。2008年，依然有很多这方面的作品，像郭文斌的《中秋》，曹多勇的《种上那块河滩地》，张学东的《麦香放梦》、《河滩上的秘密》等，都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细细品味之余，总觉得它们还缺少一些必要的审美发现和艺术智性，多半仍然停留在作家以往的艺术水准之中。稍有意味的，或许是陈启文的《传说中的老鳖》与晓苏的《麦芽糖》。前者通过李茂栋老汉的际遇，叙述了一个村庄在变迁过程中渐行渐远的传统人伦；尽管老人的所作所为在情节处理上并不理想，但是，他的钓鳖行为分明在召唤一种基本的人伦关怀。后者亦讲述了一种乡间伦理的冲突：一方面是望子成龙，另一方面又盼着儿孙绕膝，于是，最没有出息的“我”和最没有出息的三个同学，围绕着彼此的父母在年关之时的种种心态展开了一种对抗性的叙述，隐含了作者对某种世俗温情的凭吊。

2008年10月于暨南大学

洪治纲·序

# 一 坛 猪 油

迟子建

迟子建·  
一坛猪油

一九五六年吧，我三十来岁，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上头的两个是儿子，一个九岁，一个六岁。老小是个丫头，三岁，还得抱在怀里。

那年初夏的一个日子，我在河源老家正喂猪呢，乡邮员送来一封信，是俺男人老潘写来的，说是组织上给了笔安家费，林业工人可以带家属了。他让我把家里的东西处理一下，带着孩子投奔他去。

老潘打小没爹没娘，他有个弟弟，也在河源。那时家里没值钱的东西，我把被褥、枕头、窗帘、桌椅、锅铲、水瓢、油灯统统给了他。猪被我贱卖了，做路费；房子呢，歪歪斜斜的两间泥屋，很难出手。我正急着，村头的霍大眼找上门来了。霍大眼是个屠夫，家里富裕，他跟我说，他想要这房子做屠宰场，问我用一坛猪油换房子行不？见我犹豫，他就说老潘待的大兴安岭他听人说过，一年有多半年是冬天，除了盐水煮黄豆就没别的吃的，难见荤腥。他这一说，我活心了，跟着他去看那坛猪油。

那是个雪青色的坛子，上着釉，亮闪闪的。先不说里面盛的东西，单说外表，我一眼就喜欢上了。我见过的坛子，不是紫檀色的就是姜黄色的，乌涂涂的，敦实耐用，但不受看。这只坛子呢，天生就带着股勾魂儿的劲儿，不仅颜色和光泽漂亮，身形也是美的。它有一尺来高，两拃来宽，肚子微微凸着，像是女人怀孕四五个月的样子。它的勒口是明黄色的，就像戴着个金项圈，喜气洋洋的。我还没看坛子里的猪油，就对霍大眼说，我乐意用它换房子。

我掀开坛子的盖儿，闻到了一股浓浓的油香，只有新榨出的猪油才会有这么冲的香气啊。再看那油，它竟然灌满了坛子，不像我想的，只有多半坛。那一坛猪油少说也有二十斤啊。猪油雪白雪白的，细腻极了，但我还是怕霍大眼把好油注在上面，下面凝结的却是油渣。我找来一截高粱秆，想探个虚实。我把高粱秆插进猪油的时候，霍大眼在一旁叹着气。我插得很慢，高粱秆进入得很顺畅，一直到底，些微阻碍都没有，说明这油是没杂质的。我抽出高粱秆来的时候，霍大眼说，这坛猪油是新炼的，用了两头猪上好的板油，他嘱咐我不能把猪油送给别人吃，谁想舀个一勺两勺也不行，一定要自己留着，因为这坛猪油他是专为我准备的。他说我若给了不相识的人吃，等于糟践了他的心意。我答应着，搬起这坛猪油出了院子。

我领着仨孩子上路了。那时老大能帮着干活了，我就让他背着四只碗、一把筷子、五斤小米和一个铝皮闷罐。老二呢，我也没让他闲着，他提着两罐咸菜和一摞玉米饼子。我编了一个很大的柳条篓，把我和孩子的衣服放在下面，然后让老三坐在上面，这样我等于背了衣服又背了孩子。我怀中抱着的，就是那个猪油坛子。

那是七月，正是雨季。临出发时，老潘的弟弟送了我一把油纸伞。我把它插在柳条篓里。老三在篓子里待得没意思时，就把它当甘蔗，啃个不停。

我们先是坐了两个钟头的马车，从河源到了林光火车站。在那儿等了三个钟头，天傍黑时，才上了开往嫩江的火车。那时往北边去的都是烧煤的小火车，它就像一头刚从泥里打完滚儿的毛驴，灰突突的。小火车都是两人座的，车上的人不多。别的旅客看我拖儿带女的，这个帮我卸背篓，那个帮我把孩子手中的东西接过来。还没等我们安顿好呢，火车就像打了个摆子似的，咣当咣当地开了。它这一打摆子不要紧，把站在过道上的老二给晃倒了，他的头磕在坐席角上，立时就青了，疼得哇哇大哭。我一想直后怕，万一老二磕的是眼睛，瞎了眼，我还哪有脸去见老潘呐。

我把猪油坛子放在了茶桌下面。一到火车要靠近站台时，就赶紧猫腰护着，怕它像老二一样被晃倒了。

带着仨孩子出门真不容易啊。一会儿这个说饿了，一会儿那个说要拉屎撒尿，一会儿另一个又说冷了。我是一会儿找吃的，一会儿领着他们上厕所，一会儿又翻衣服。天黑以后，车厢里的灯就暗了，小东西们折腾累了，老大斜倚着车窗，老二躺在坐席上，老三在我怀中，都睡了。我不敢睡，怕迷糊过去后，丢了东西和孩子。熬了一宿，天亮时，我们到了嫩江。

按照老潘信上说的，我找到了长途客运站。往黑河去的大客车三天一趟，票贵不说，我们来得不凑巧，刚走了一辆，等下趟要两天呢。我怕住店费钱，就买了便宜的大板汽车票，当天下午就上路了。

什么叫大板汽车呢？就是敞篷汽车，车厢体的四周是八十公分左右高的木板，看上去像是猪圈的围栏。车上坐了三十来人，都是去黑河的。车上铺着干草，人都坐在草上。车头是好位置，稳，行路时不觉得特别颠，人家见我带着仨孩子，就让我坐在车头。我怕猪油坛子被颠碎，就把它夹在腿间。我用胳膊抱着孩子，用腿勾着坛子，引起了别人的笑声。有一个男人小声跟他身边的女人嘀咕：这女人一定是想男人了，把坛子都夹在裤裆里了。我白了他们一眼，他们就赶紧夸那只坛子好看。

坐敞篷车最怕的不是毒日头，而是雨。一下雨，大家就得把一块大苫布打开，撑在头顶，聚堆儿避雨。雷阵雨不要紧，哗啦哗啦下个十分八分也就住了，要是赶上大雨，就遭殃了。路会翻浆，不能前行，就得停靠在中途的客栈。

我们离开嫩江时天还好好的，走了两个来钟头后，天就阴了。路面坑坑洼洼的，司机开得又猛，颠得我骨头都疼了，好多人都嚷着肠子要被颠折了。乌